

二枚腰

「啊，還沒結束嗎？」《讀賣新聞》的圍棋部負責人、筆名覆面子的山田虎吉見到第四局棋證篠原正美八段返回檢討室時，臉現詫異的問道。

年逾花甲的篠原把西裝上衣脫下，訕訕的說：「真沒料到年輕人會這麼執著，看來要『官子』決勝負了。」篠原在棋盤上擺了幾手後自言自語：「形勢接近，坂田的積蓄所剩無幾……」

篠原忽爾回過神來問：「我進了對局室有半個小時嗎？」山田看一看腕錶答道：「應該超過四十分鐘。」八月三十日午後，對局已進入第二天的關鍵時刻，坂田一反第二局棄角取勢的下法，改為先搶實地，再行治理孤棋。檢討室內，多位高段的研究均認為白棋優勢明顯，林海峰可能很快就會棄局。晚飯過後，棋證篠原亦進入對局室，等待宣佈比賽結束。豈料隨著黑棋的步步反擊，盤上風雲陡變，局勢頓覺撲朔迷離。

「我老眼昏花，官子這種計算目數多寡的累活，要是有總講評人在就好了。」篠原說畢，與山田相視會心一笑。吳清源為了避嫌，未有南下九州福岡市觀戰，由第四局開始，這一屆再也沒有踏足對局場地半步。

山田挺無奈的說：「會逆轉嗎？那稿子得要改寫了。」篠原看著棋盤，邊點算著雙方的地域邊點著頭說：「海峰若有夠頑強的，說不準真會一氣把名人推向死角。」

旁邊響起一把聲音：「名人的剃刀遇到林八段的厚肉，割不進去囉。」整個檢討室頓時哄堂大笑。

任誰也明白，二比二與一比三有雲泥之別，坂田自然不容許在荻之宮莊的第四局再有任何閃失。他刻意

避開與大隊一同出發，提早一天獨自來到福岡市蓄勢以待。祇是林海峰驥足已申，坂田要挽狂瀾於既倒，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

對局室內，坂田被緊箍咒般的讀秒聲折磨多時。以他這樣的大高手，一目十行，勝負之數早已瞭然於胸：終盤收束出了紕漏，錯過了二三處較大的官子，敗局已定，無可挽回。

《讀賣新聞》以顯著的篇幅刊登了挑戰者在第四局取得三連勝的消息。報道中形容林海峰有如一名相撲力士，儘管早段陷於劣勢，被坂田推至「土俵」（相撲台上的比賽範圍）邊緣，眼看勝負即判之際，林海峰像有「二枚腰」（兩條腰）般硬是頂住了對手的推擊不為所動，最終執黑以三目之差反敗為勝。

林海峰在賽後被問及途中有否因劣勢而想過認輸，他先是一臉錯愕，接著緩緩的說：「優勢與勝勢之間是有好一段距離的，不能見到對手佔優勢就氣餒了。」這番話很好地詮釋他的勝負哲學，善敗者不亂。「二枚腰」就是在劣勢中伺機反擊，絕不輕言放棄。

九月份《文藝春秋》不忘幽了坂田一默：碁界七冠王坂田名人，曾因未逢敵手而發出喟歎，而今三敗於年輕的林海峰八段之手，大抵應不愁寂寞了。

名人決賽每局賽期相隔約十天，四局下來剛好一個月。一個多月前還擔心有沒有第五局的關西棋迷，從未想過竟有可能目睹新名人在家門口誕生，幸福來得太快、太突然了。

第五局比賽前，京都棋迷再辦了一次更盛大的激勵會，一個多月前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，成為了這次激勵會的主題。由「無論如何都要贏一局呀！」變成「無論如何都要再贏一局呀！」。

另一方面，主辦單位《讀賣新聞》也命旗下的日本電視公司為第五局進行現場攝錄，準備一旦新名人誕生，即可啟動平面及電子傳媒，展開全方位的宣傳攻勢。

《讀賣新聞》與圍棋界的關係真可謂千絲萬縷，前社長正力松太郎在一九二四年入主報社的時候，《讀賣》祇是一份地方小報。憑著這位魄力過人、生意頭腦極好的新社長帶領下，數十年間竟然把一份不過爾爾的小報，打造成為日本數一數二的全國大報（現為全球銷路最高報章）。而圍棋為其崛起，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
一九三三年《讀賣》為了紀念發行第二萬號，舉辦了連串慶祝活動，其中一項為圍棋比賽，冠軍將獲安排與秀哉名人對局。這盤紀念棋，就是吳清源的「三三、星、天元」之局。

棋界一直流傳一段軼聞，當橋本宇太郎在冠軍爭奪戰敗給師弟吳清源，正力松太郎一時興奮，竟趨前握著橋本的手連聲感謝：「輸得太好了！」教本已懊惱之極的橋本哭笑不得。

斯時，九一八事變發生已有兩載，中日兩國關係緊張，戰爭迫在眉睫。正力松太郎以其敏銳的新聞觸覺，把一盤本應普通不過的表演對局，貼上〈日本不敗名人決戰中國鬼才〉的標題大事宣傳，頓時成為街頭巷尾議論紛紛的熱門話題。棋譜在《讀賣新聞》獨家連載，識與不識皆爭相傳讀，一時洛陽紙貴，報紙的銷路亦隨之蒸蒸日上。有見及此，正力松太郎在紀念對局結束後，決意羅致吳清源為報社的專屬棋士。自一九三九年開始，二十多年間，《讀賣新聞》先後安排了十次「十局升降大賽」。吳清源以一人之力，把日本棋壇的頂尖高手悉數打至降格，再無一人能與他平起平坐，分先對局。那一段歲月，日本國民以超越對圍棋愛好的熱情關注著十局賽的展開。拜吳清源所賜，日本棋界和《讀賣》都深受其惠，奠定了圍棋王國及報

業翹楚隆盛的基礎。

名人決賽第五局安排在九月八、九日上演，比賽地點西宮市面向大阪灣，位處大阪市以西，神戶市的東面。對局場地幡半，是一所被形容為富有大觀園情調的豪華旅館。

面臨背水之陣，坂田的第一手仍舊固執地以小目開局，擺出一副不為劣勢所動的架式。林海峰空著其他三隻角，立時一間高掛小目，也充分顯示了挑戰者年輕氣盛，咄咄逼人的氣勢。

一如此前的數局，雙方都不會在中盤戰鬥中輕易脆敗，棋局必然發展至次日深夜，挑燈夜戰。十日凌晨來臨前，《讀賣新聞》東京總社收到了一則專電：「準備林海峰的照片。」

守候在總社多時的棋迷以為新名人快將誕生，頓時欣喜若狂。豈料西宮市的戰情卻急轉直下，到了一時零四分，白棋兩塊未活的弱棋已勢難兼顧，勝負既判，林海峰也不作無謂戀棧，爽快的棄局認輸，比分改寫成三比二。

一絲曙光在坂田眼前出現，十四年前慘痛的一幕同時襲上心間——第六屆本因坊決賽，一比三落後的本因坊昭宇（橋本宇太郎）在抵達昇仙峽對局場地昇仙閣時說了一句名言：「我把脖子洗乾淨了。」意思是：「坂田君，來取我項上人頭吧！」此情此景，真是何其相似。

日本棋院自一九二四年成立十多年來，以大阪為基地的關西棋士一直未能獲得與東京棋士相同的待遇，長久以來的不滿日積月累，終於在一九五零年九月爆發了關西棋院宣布獨立的大事件。東西之間的關係勢同水火，關西棋院總帥橋本宇太郎頓成日本棋院眼中的頭號叛徒。問題是橋本乃本因坊得主，儘管本因坊戰主

辦單位《每日新聞》是和日本棋院簽訂契約書，規定祇有日本棋院所屬棋士方可參賽。但到了真的要行使合約賦予權力褫奪橋本頂上頭銜，這種事終究是出不了手，日本棋院唯有期待手底下見真章，祇要在本因坊決賽打敗橋本，羽翼未豐的關西棋院勢必土崩瓦解。坂田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，於一九五一年挑戰本因坊。

決戰昇仙峽前夕，日本棋院為坂田舉辦了一次盛大的激勵會以壯行色。萬料不到激勵會竟演變成一場提前舉行的慶功宴。觥籌交錯間，一眾人等沈湎在三比一的如夢幻泡影，誤將優勢視為勝勢，令「仍未趨成熟」的坂田完全迷失，種下敗因。坂田最終為自己的驕矜付出沉重的代價。

十四年前的不堪回首，換來了今天的一番徹悟，此時此刻的坂田是自信的。猶憶兩年前第二屆名人決賽，坂田同樣是在落後二比三的劣勢下戰勝了自己，戰勝了藤澤秀行。他，始終是不動如山的七冠王坂田榮壽！

天行健

一九六五年九月，過境的颱風明顯比往年多。日本氣象廳根據「六五二四」號颱風的移動路線預計，十七日會在大阪灣登陸並向北推進，屆時北陸地區的新瀨、富山、福井、石川四縣極可能被正面吹襲。

名人戰的兩位主角和大批工作人員，十七日抵達了位於能登半島上的石川縣七尾市。傳說此地泉水有神效，千多年前吸引了一頭白鷺飛來療傷。從此和倉溫泉聲名大噪，遊人不絕。

挑戰者在上一局未能直搗黃龍，儘管數字上仍握有三比二的優勢，但若再有失，這一屆決賽的勝負天平勢必全面向後追的衛冕者傾斜。對於林海峰而言，第六局就是決勝局。

十八日早上，悶熱的天氣夾雜著一股山雨欲來的強烈感覺。兩位決賽者先後進入了對局室，坐在上手位置，身穿藍色和服的坂田，用滿載問號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林海峰：「你能負荷這重壓嗎？」

寵辱不驚，面無表情的林海峰，再一次以「錯小目」開局，坂田為了避開重現第二局的布局，白4高掛右上角。黑5搶佔左下角的「高目」位置形成一個變相的「秀策流」，慣常秀策流的黑5是下在譜的13位。

秀策是十九世紀中葉，幕末時代的天才棋士，為後人尊為日本古代三位棋聖之一。他的細算精確，把棋局簡明導向勝利的本領舉世無雙。要不是英年早逝，秀策必能執掌坊門，入主名人碁所。他遺留下來的棋譜，以及以他命名的秀策流布局，一百多年來從沒間斷地影響著圍棋前進的步伐。

坂田在開局不久即發現，林海峰並未受到上一局落敗的影響，顯示出一種超越同齡人的沉著和冷靜。黑

棋的運子莊穆厚重，質樸無華，擺出一副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」的架勢，準備與白棋打一場持久戰。

自從林海峰擊敗藤澤朋齋獲得挑戰權後，坂田一直深信，無論是大賽經驗，還是二人的對賽往績，自己都佔有絕對上風。至於人生歷練與抗壓能力，四十五歲對二十三歲，接近一倍的年齡差距，簡單顯示了分野。

坂田在一九六三年開始著手撰寫一套六冊的《坂田之碁》，這是以業餘有段者為對象的高級技術叢書。每一冊除了純技術的講解外，還夾雜了六七篇雜文，當中一篇〈棋從三十始〉是這樣寫道的：「將棋的決勝空間狹窄，對技術要求非常嚴厲。一旦領悟到戰鬥的訣竅，馬上就可以提高勝率，也可能因之而制霸天下。相對而言，圍棋的勝負空間廣闊而漫長，下出幾手好棋還是不容易把優勢維持至最後。終局之前局勢起伏不定，酣戰不止。其中變化多端，經常會因為太複雜而無法計算得一清二楚。沒有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本領，是難以忍受這種身心折磨的。極端地講，將棋以技術為先，圍棋以人的素養為先。」正是抱持有這種想法，導致勝負嗅覺極為敏銳的坂田，對林海峰的綜合力量判斷出現了盲點，最終要等到數年以後才看清楚對方的真容。

林海峰在棋界的發展，稱得上一帆風順，是很多人眼中的幸運兒。殊不知這位天之驕子的成長背後，也有著不為外人道的辛酸：四歲喪母、十歲隻身東渡學藝、十三歲失怙，成為無父無母的孤兒。面對這些艱難不幸的經歷，人完全有可能變得自怨自艾，消沉放棄。但他選擇了以自強不息，力爭上游的積極態度回應命運的嚴峻考驗。

一九六八年《圍棋俱樂部》曾刊登一篇林海峰的訪問，其中問及他過去感到最悲傷的是哪一件事時，他回答：「得知家嚴逝世的一剎那。當時正值升二段的緊張關頭，朱先生（朱潤義）沒有立刻把這噩耗告訴我。事後得知，真是悲痛萬分，失聲痛哭了出來。」

林海峰雖然少小離家，但對父親林國珪的感情一直很深。林父當年服務於台灣銀行界，身居要職，常有客人登門拜訪，當中有不少是他的棋友。林國珪的棋力不強，但棋癮頗大，與棋友手談總是輸多贏少，心裏很不服氣。當時年僅七八歲的林海峰，實力已在乃父之上。林國珪遂心生一計，命小兒子坐在那些叔叔伯伯身後，每當局勢告急即以眼神或手勢示警，好等老父能贏贏棋解解恨。這些兒時生活點滴，多年來一直溫暖著這名幼失雙親的海外游子。

林國珪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去世，當時入段半年的林海峰恰逢升二段的重要關頭。就在大手合對局前的一個星期，朱家收到林國珪心臟病急逝的電報。朱潤義幾經考慮，決定暫時把這一紙噩耗收起來，一切等對局結束後再說。

林海峰不負眾望，順利升上二段。當他興沖沖趕返朱家，準備快函向父親報喜的時候，朱潤義不得不把一紙電報遞上。身在現場的藤田悟郎，多年後接受台灣《中央日報》記者黃天才採訪時，憶述了一個與《圍棋俱樂部》稍有出入的版本：「海峰接過電報，仔細地看了一遍，才弄清楚是怎麼的一回事。他沒有哭，但臉上表情非常難看，眼淚似乎要奪眶而出，他勉強忍住了；沒有說話，兩眼發呆。我們都希望他哭出聲來，可是他沒有。他很小就沒有在別人面前流過眼淚。」

一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，在人生最悲痛時的表現，很有可能隨著時日流逝而將記憶片段混淆，往往是

旁觀者才能更好地把那一個畫面冷靜的定格下來。藤田所認識的林海峰，是一個很小已不會在別人面前流淚的人。用一個時髦的說法，他的情商很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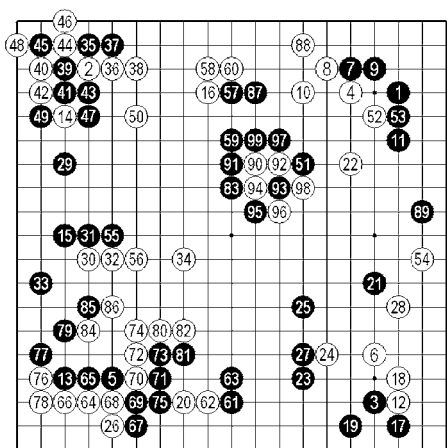
克服語言上的隔閡，適應寄人籬下的生活，承受飄泊異鄉的孤寂，面對勝負世界的殘酷。這一連串磨礪，把林海峰塑造造成一名剛毅木訥、厚道大氣、心胸寬廣的人。

八十年代初，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與林海峰相交後表示：「我很佩服，很欣賞他，他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，個性很好，剛毅木訥。……我寫郭靖的時候，生活中沒碰到過這樣的一個人，是我想像中國男子漢大丈夫這樣很好，做朋友很好，做頂天立地的英雄很好。……我跟君山兄（沈君山，台灣清華大學前校長）一致認為他就是郭靖的寫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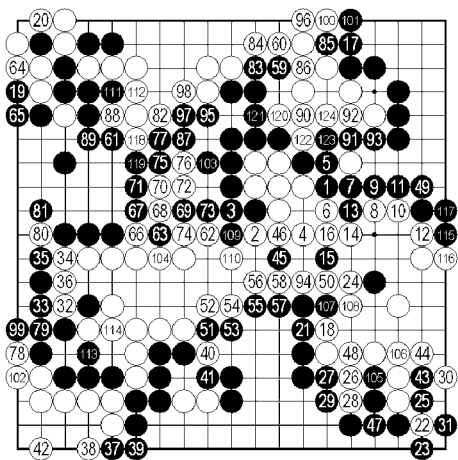
該出手時要出手。黑67是抓住登上名人寶座的一手，一舉擒下左下二白子取得了優勢。坂田痛感敗像已露，毫不吝嗇的大量投入時間長考。相反，林海峰智珠在握，出手明快果斷。二人的用時差距逐漸拉開，呈現出一種前五局所沒有的不協調。

第四屆名人決賽第六局

黑 林海峰八段
白 坂田榮壽名人



(100) at 93.
第1譜 1-100



第2譜 1-124 (101-224)
黑十二目勝

白90勝負手，全力狙擊上邊數黑子。時間不知不覺臨近傍晚，棋證加納嘉德八段在黑下出93後請白棋「封棋」。

經過五十六分鐘大長考，坂田由記譜員手中接過記譜紙及筆，一個人靜靜的走到對局室一角，把第94手圈在紙上，再摺疊好交給棋證。加納把記譜紙放進信封，封口簽名，隨即宣布首日比賽休戰。兩位對局者把盤上各自的棋子收拾好放回棋笥之內，各人隨之相繼退室。

盤上形勢明朗，祇要上邊的應對無誤，黑棋將由優勢轉為勝勢。白棋除非有神鬼莫測的妙手能扭轉敗

局，否則劣勢將進一步惡化為敗勢。

要來的終於來了。

十九日，「六五二四」號颱風橫過能登半島，狂風怒號，巨浪滔天。石川縣一帶風雨飄搖，這股風的來勢好猛呀！

設在和倉溫泉的對局室一室透明，坂田和林默言無語，兩人一個勁的把首日的步數按順序打在枰上。當林海峰把第93手再一次下在八、12位，棋證加納剪開信封揭曉坂田的封手棋——八、11位「衝」。

「白棋不這樣走，就沒有手段可施了。」坂田的封手棋似在檢討室意料之內，林海峰想必也已心中有數。黑棋一氣呵成的把白子「滾打」成一個大「愚形」，白的攻勢被瓦解了。反過來，白因出現了愚形而備受牽制，祇能眼睜睜看著黑搶去117的大官子，坂田內心的痛苦難以名狀。

新名人的誕生，祇是時間問題。

下午續弈，坂田繼續長考頻頻，第164手竟花去了一小時二十分。從專門家的法眼判斷，白棋早已回天乏術。與其說坂田是在負隅頑抗，毋寧稱他是捨不得交出權杖來得貼切。臨近五時，坂田剩下最後一分鐘，林海峰僅花了三個多小時。在林海峰七局賽的歷史中，這肯定是他最為重大的其中一局，這也是他用時最短的一局。誰也沒料到勝局這麼簡單就被鎖定。落子輕快的林海峰，真像一個迫不及待要打開禮物的小朋友。

晚飯時候，空蕩蕩的對局室祇剩下坂田一個人坐在棋盤前作最後憑弔。一股讓人壓抑的清冷與哀愁，為即將上演的霸權移交平添了一絲淒絕。

衣著一向隨意的林海峰，一般在下午都會把領帶脫掉免去束縛。這天他一反常態，晚飯過後更特意返回房間整理一下儀容。看著鏡中這條白領帶陪伴著他從第一局走到這一步，真有點疑幻疑真。

晚飯後續弈，短短六分鐘，雙方下完最後的三十六手棋，至224止局終。黑方用時三小時五十三分，白方用時九小時五十九分。黑棋盤面多出十七目，扣減五目後，黑勝十二目。

皂衣玄騎的林海峰以四比二挑戰成功，爆出戰後日本圍棋比賽最驚人的冷門——「二十三歲，史上最年輕名人誕生！」